



第一章

在記憶中使人得醫治

讓我用一個埃利·維瑟爾（Elie Wiesel）的故事作開始。一九四四年，匈牙利小鎮錫蓋特（Sighet）所有的猶太人被集體搜捕運送到集中營。埃利·維瑟爾，這位現今有名的小說家，是其中之一。他熬過了大屠殺，二十年後再次返回自己的家鄉。令他感到最痛苦的是錫蓋特的人已將猶太人從他們的記憶中抹去。他寫道：

我並不對錫蓋特的人感到憤怒……。不因他們將昨日的鄰居趕走或否認他們而生氣。如果我有任
何一點氣憤，那是因為他們忘了他們。如此快，如此徹底……。猶太人不只被趕出這個鎮，也被趕出



記憶的治療者 | 022

了歷史。¹

這個故事說明了，忘記我們所犯下的罪惡，甚至比犯下它更嚴重。爲什麼？因爲被遺忘的無法得到醫治，而那未得到醫治的，很容易成爲更大罪惡的根源。在他許多關於大屠殺的書中，埃利·維瑟爾並不是因爲要加增罪惡感來折磨我們的良心，才提起奧辛維茲（Auschwitz）、布亨瓦德（Buchenwald）和特雷布林卡（Treblinka）；他是要醫治我們的記憶，好預防更加駭人的災難。被遺忘的奧辛維茲導致二戰時在廣島投下原子彈，而遺忘廣島，能導致整個世界的毀滅。切除過去，就癱瘓我們的未來：將邪惡拋諸腦後，邪惡便迎面而來。正如喬治·桑塔亞納（George Santayana）所說：「遺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。」

明瞭這點之後，我想談談，服事者身爲使人記念耶穌的活生生的記號，如何首先當一個

醫治者——透過醫治過去的傷口，展開新的未來。我從三個方面來談：負傷的記憶、記憶得著醫治、成爲與神同行的醫治者。

負傷的記憶

法國作家與政治家安德烈·馬爾羅（André Malraux）在他的《反回憶錄》（*Anti-Memoirs*，暫譯）這樣寫：「有天我們會發現，每個人之所以如此不同，是因爲他們記憶的形式差異甚大，就如同人性格的差異一樣。」² 這個發現非常重要。年紀愈大，我們愈需要去記得，而且，有天我們會發現，我們所擁有的——如果不是全部，但至少大部分——是記憶。記憶之於我們的存在感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我們的痛苦與快樂、悲傷和滿足，並不端賴我們生活中的事件，同時也是（甚至更）取決於我們記憶這些事件的方式。相較於生活中的事件，更爲重要的，或許是它們如何存在我們整個故事中。不同的人



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記住相似的疾病、意外、成功或驚喜，而人們對自我的認識，較多源於如何記憶那些事件，而非事件實際發生的情況；此外，如何將過去事件置放在個人的歷史，也與認識自我息息相關。

因此，毫不意外地，人類的情感大多與記憶緊密相連。「懊悔」是種刺人的記憶，「罪惡感」是種被譴責的記憶，「感恩」是種喜悅的記憶；我們將過去事件融入今日生活的方式，深深影響著這些情感。事實上，我們用自己的記憶來感知這個世界。我們的記憶幫助我們看見、了解新的概念，同時將它們好好安放在我們豐富多樣的人生經驗中。



我向來對移民很感興趣，特別是荷蘭人初到美國的反應。首先，他們使這新的國家較有家鄉味的方法，是看著那些讓他們想起祖國的事物；然後，



遺忘過去的人，注定要重蹈覆轍。

他們會開始注意那些比家鄉更遼闊廣大的事物。最後，通常過了幾年以後，他們開始比較美國境內的差異：東岸與西岸，城市和鄉村。出現這種比較時，意味著這裡已經成為他們的家。他們已有夠多關於美國的記憶，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比較。



這些觀察顯示，記憶對於我們體驗人生十分關鍵，這就是為什麼，所有助人專業——如醫療、精神醫學、心理學、社工——問病人或當事人的第一個問題，總是直接針對他們的記憶。「請告訴我你的故事。你為何來到這裡？」很明顯地，醫生跟治療師所聽到的，不光是事件，更是關於這些事件的記憶。

服事時，最常遇到有人承受著來自記憶的痛苦，這樣說絕不為過。那些負傷的記憶渴望被醫治：那些被孤立、被隔絕、感到孤單的感受，又或者是焦慮、恐懼、懷疑的感覺，以及

一些相關的症狀像是緊張，失眠，咬指甲——這都是某些記憶呈現出來的部分樣貌。這些記憶之所以讓我們受傷，是因為我們將它深藏在心底，極難觸及。而好的記憶會以外顯的記號存在我們周圍，像是獎盃、裝飾品、證書、寶石、花瓶、戒指，和畫像；然而，我們通常會隱藏痛苦的記憶，將它們遺忘在某個角落。但就在這個角落，苦難的記憶無法得到醫治，並且造成許多傷害。

面對那些亟欲除去的記憶，我們最初、最自然的反應就是遺忘。痛苦的事情發生時，我們很快地對自己和彼此說：「我們忘記它吧，就當它沒發生過一樣，別提它，來想點快樂的事情。」我們想遺忘過去的痛苦——個人、社群，和國家的傷痛——然後繼續生活，好像它們從沒發生過。但是，刻意遺忘會使這些記憶成爲一股不受支配的可怕力量，使身爲人的我們無法正常生活。如此一來，我們會對自己感



到陌生，因為我們削減自己的歷史，將之裁減得討喜、舒適，好符合我們的白日夢。「忘記過去」就好像把我們最親近的老師變為敵人；拒絕面對痛苦的記憶，我們就失去了改變自己的心，以及在懺悔中成長的機會。耶穌說：「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著」（可二17），祂乃是申明，只有那些面對自己傷口的人，才有機會得到醫治，並展開新的生活。

記憶得著醫治

我們如何醫治那些受傷的記憶？首先要找到它們，先將之從遺忘的角落挖掘出來，並記起它曾是人生的一部分。被遺忘的無法被找到，找不到的就得不到醫治。那些被遺忘的痛苦事件，必定有捆綁我們的力量，但馬克斯·舍勒（Max Scheler）讓我們看到，記憶如何使我們從捆綁中得著釋放。「記起，」他說，「乃是獲得自由的開始；我們可以不再受困於過去事件

記憶的治療者：盧雲談服事與禱告

作者 / 盧雲 (Henri J. M. Nouwen)

譯者 / 張詠茵

責任編輯 / 楊芳嫻

美術設計 / 李家珍

內文攝影 / 陳若漪、余欣穎、劉盈孜

發行人 / 饒孝楫

出版者 / 校園書房出版社

發行所 / 23141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50 號 6 樓

電話 / 886-2-2918-2460

傳真 / 886-2-2918-2462

網址 / <http://www.campus.org.tw>

郵政信箱 / 10699 台北公館郵局第 144 號信箱

劃撥帳號 / 19922014，校園書房出版社

網路書房 / <http://shop.campus.org.tw>

訂購電話 / 886-2-2918-2460 分機 241、240

訂購傳真 / 886-2-2918-2248

2018 年 3 月初版

The Living Reminder: Service and Prayer in Memory of Jesus Christ

by Henri J. M. Nouwen

Copyright © 1977 by Henri J. M. Nouwen
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

©2018 by Campus Evangelical Fellowship Press

PO Box 144 Taipei Gongguan, Taipei City 10699, Taiwa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, USA
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Edition: Mar., 2018

Printed in Taiwan

ISBN: 978-986-198-587-9 (平裝)

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。

18 19 20 21 22 23 年度 | 刷次 8 7 6 5 4 3 2 1

「追根究底，我惟一的工作就是，
提醒大家想起已經知道的事。」——盧雲

這是個極容易陷入事奉泥沼的時代：辦不完的活動、開不完的會議、照料不完的人事物。然而，即便服事的實際內容極為具體，卻鮮少有人針對服事的「本質」，進行創意、但立基於聖經的探討。

盧雲有感於服事者所面對的窘境，嘗試提供全新的角度，為服事者找到出路。他將服事放在「記憶」的框架，讓服事有了耳目一新的定位。原來，每個服事者都是記憶的治療者。舉凡查經講道、小組聚會、關懷探訪，乃至於教會行政會議，無一不是為了使人想起聖經對耶穌的記憶，並將它與個人的記憶連結在一起，進而使人心意更新而變化。

本書不只適合教牧輔導人士閱讀，更適合有意參與服事，或正在服事的基督徒閱讀、思想。深願我們都能成為記憶的治療者，用對基督的記憶，醫治過去、活在當下、面向未來。

「盧雲的思想魅力舉世公認。它強調神奧祕的深度與廣度。在人類諸般景況中，我們得見神那充滿憐憫與恩典的深刻同在。因著祂，傷得醫治、病得痊癒、失喪的能被尋見、監禁者得著釋放……藉著閱讀盧雲……我們發掘自己信仰裡新的可能性。」

——《書與宗教新評論》(New Review of Books and Religion)

「《記憶的治療者》就好像一位我渴望與之交談的朋友來訪。令我驚訝的是，我多麼需要他告訴我那些耳熟能詳的信息。」

——《國家天主教報導者》
(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)

NT\$180

設計 / 李家欣

ISBN 978-986198587-9

00180



9 789861 985879



校園書房出版社

A1627